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李公案 第二回 嘉善路初次登程 天河館一人獨酌

前回說銅錘李，李大人，原本是遼東人氏，雙諱持鈞，表字鏡軒。因有一身絕好的武藝，慣使兩柄熟銅流星錘，所向無敵，因此人給他上個徽號叫作「銅錘李」。年輕時，因老夫人在江蘇做官，便隨任讀書，所以，雖則祖居北地，卻生長在南方。氣宇軒昂，一表人才，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。論文，下筆千言。說武，百步穿楊。自幼便有大志，不肯以一筆一墨見長。因此老大人就不肯拗他的性兒，便替他援例報捐知縣，以成全他仁民利物的志向。這是賢父母因材施教的道理，是天下做老家兒的理當效法。往往人家子弟聰明伶俐，敢作敢為，就是不能埋頭伏案做老學究的功課，無奈，這為父母的，偏偏指望他讀書，想要中舉，中進士，點翰林，盼個正途出身，卻也不能說他不是正經道理。哪知道，正與他兒子的脾氣不對，一年耽誤一年，反弄得一事無成，青春枉度，到後來要另改旁的主意也來不及了。所以教子弟讀書，只要他明白道理，便是真實受用。倘固執成見，妄想發科發甲，卻是誤人不淺。即如李公的父母，如果不是明白，定規要他唸書，巴結正途功名，則功業成就反未可知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他做州縣的公案。這公案從哪裡說起？倘平鋪直敘，未必處處都有奇聞，案案皆為異事，無非是行香拜廟、攔轎呼冤、枷杖發落及驅逐流娼、捉拿賭博、訪察訟師、嚴辦地棍。這些尋常案件處處皆是，年年多有，演說些老生常談，豈不令看此書的討厭？今只得將稀奇的案卷，揀那緊要的編出，其餘尋常公牘，一切概不登錄，也許買此書的不枉費錢文，看此書的不虛耗眼力，乃編書的一片苦心，並非偷工減料。

倘必說道：李公做過某縣，為何不編？李公署過某州，因何漏載？某事在前，因何放後？某事在東，為何說西？這實是編書的限於才力。迫於篇幅，尚乞看書諸公包涵，這過節兒不得不預先交代明白。今先說他未做官以前一段奇聞：李公隨任的時候，由江蘇到浙江公幹，稟明堂上，獨自出門。皆因李公素性不愛排場，最不喜的是跟班家丁前呼後擁，所以江浙相去數百里之遠，竟不要人跟隨，為的是閱歷程途，操練筋骨，正是有心人的深謀遠慮，非少年哥兒怕拘束的可比。因此，家中上人也能放心。不然，宦家公子豈有獨自出門的道理？卻說李公自從出得家門，手攜行李，不坐轎，不騎馬，走盡大街，便將行李扛起，將兩傘柄挑在肩上，大踏步望官塘大路行來。饑餐渴飲，不一日到了嘉善地方。

這嘉善是個熱鬧去處，雖非六街三巷，富麗繁華，卻也有兩條五里長的大街，兩邊各行店舖收拾得□分齊整。李公一面行路一面看那街上買賣。

不覺迎面橫著一條極高大的石橋，橋上有一酒飯麵店，上寫著「天河館」三個大字，兩邊掛著三鮮大面、□錦小碗的招牌。李公走上橋來，望裡看去，倒也清幽潔淨，便轉過身來，踱進店門，到裡間靠窗的一座上坐下，將行李放在身邊的板凳上，兩傘橫在旁邊。跑堂的帶著笑過來說：「客人用酒？用飯？今天有新鮮的大活鯉魚，還有新出水的活剝蝦仁。要酒，有牛莊高粱、陳陳紹興、玫瑰佛手露，請客人隨便點用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一雙烏木筷、兩碟小菜、一隻五彩花酒杯放在桌上。李公正在思想，堂信又說道：「近來本館新添魚翅扒鴨，客人愛吃，也可零拆。」李公說道：「你說這許多，我一概不用。你給我來二兩燒酒，一大碗清湯麵。」堂信說：「菜呢？」李公伸手指指桌面上說道：「這兩碟小菜就足夠我吃的了。」堂信心知沒大意思，將嘴一撇，手拿帶巾，回頭高聲叫道：「燒刀二兩，清水面一碗。」少停，酒已燙熱，便拿來放在桌上，回身就走。李公也不去理他，一邊斟酒慢慢地飲，一邊望窗外河邊觀望。此時正在二月盡，三月初天氣，柳綠桃紅，風和日暖，河沿上有淘米的，有洗菜的，有淨衣服的，盡是婦女，卻老少不一。岸上有□幾個小孩放風箏，有一個小風箏鉤在柳梢上，咋也下不來。一中年婦人替他拿竹竿去挑撥，竹竿短，樹株高，又夠不著。李公正看得出神，忽聽得一棒鑼聲「咣……咣……」震耳，李公突地的嚇了一跳。正是：

春風三月桃花浪，驚起鴛鴦拍岸飛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